



土的长沙窑器物上发现的诗词，很多能找到与著名唐诗的渊源。譬如有一件陶瓷上题诗为“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分分钟点名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此外，这首诗还被改写为“八月新风（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白老师的诗以通俗易懂闻名，估计长沙窑的制作者里有不少人也是他的粉丝。

另，长沙窑址出土的瓷器上，还留有许多未见于典籍的民间诗歌，语句质朴，涵盖山水田园、边塞征战、商贾活动、爱情问题等范畴，既反映百姓的喜怒哀乐，也透露出唐代社会文化的包罗万象。譬如“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之句不见于《全唐诗》，作者佚名，但只念一遍，也能体会那份男女因年龄差异而造成的怅惘情思，亦可解读成无法同期出生、相见恨晚的感慨。无论其本意如何，这首诗的知名度相当高，不独是当下网络的红眼，在敦煌写本里也有发现，可见其自古及今的流行程度。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啭春声”“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水深偏（侧）就，莲尽更移缸”“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鸣新柳上，人拜古坟前”“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言（话）向天边月”……长沙窑瓷器上所见诗句歌谣，不啻盛唐民间生态的珍贵遗存，对历史文化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佐证作用。好玩的是，长沙窑在品牌推送上同样独树一帜，瓷器上“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等带有广告性质的字样，均可说明其营销手段的活络。

“尚玉”的理念、原料来源无虞、作为容器冷热两相宜，让“china”与“China”彼此成就，并肩前行。无怪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名誉教授、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断言：“一个饮茶的国度，不可能开发滥觞于罗马玻璃的那等玻璃酒具。”中国，必然是瓷之国。

风帆不歇

诚然，瓷器是中国的骄傲；而放眼全球通史，一条“陶瓷之路”，更标志着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的风帆不歇。

一般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输出到境外的古代瓷器，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贸易，抑或是赏赐和外交途径，都会笼统地归放在外销瓷/贸易瓷的名下。中国的外销瓷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西亚等地皆有大量出土，甚至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亦不乏发现。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等学者认为，晚唐至宋初阶段，出现了中国外销瓷的第一个高峰。这一高峰最突出的表现倒并不在于输出瓷器的数量或出海船只的频率，而在于中国外销商品的影响范围较秦汉时期明显扩大，陶瓷制品种类异常丰富。

1998年，唐代“黑石号”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出水文物67000余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6500余件，越窑青瓷250件，白瓷约300件。而沉船上的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更有力证实了我国青花瓷器早在唐代便已远销海外。很多学者推测，采用穿孔缝合来建造的“黑石号”，可能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大抵从扬州或广州出港，预备驶向波斯湾的尸罗夫港。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建毛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唐代外销瓷有“三驾马车”，即长沙窑彩瓷、北方窑口白瓷、龙泉青釉菱花口折沿大盘。

